

壽

六



文粹卷第七十七

記庚錄志附志二十七首

吳興姚

絃索

書會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吳郡詩石記

琴會記

伯樂川記

燕窩

嶺南節度使鄉食軍堂記

邠寧節度使鄉食軍記

書畫

畫記

祖二疎圖記

蘇州畫龍記

錄桃源畫

書屏記

玉筋篆志

斲琴志

衛公故物記

種道

養竹記

剡竹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稱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曲藉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



上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千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東脩既行徒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牆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者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曾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豁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味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子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自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學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

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准奉丞相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姦而已適能廣吾君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謏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贊曰質曰質曰庚曰質贊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羽馴麋克岐克嶷突而借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兆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贊質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老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增庭戶瀟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瀟灑平田甯甯沸温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蠲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贊質既賢贊拜手稽首曰應推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温濟所在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斷俾爾艾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矣安在其習定者之近儀哉抑又嘗聞迺相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贊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明欲不大不可得也



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嘗考勝在阿歲事云暮者誰謂相遠駕言  
出遊既覲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  
文史考故實其精而成因見謂曰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  
門久矣蓋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  
志於文知文之阡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  
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鬱而不見上  
商有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  
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是檄  
者徵陳琳曹劌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纏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  
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曹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  
焉紹古曰蓋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  
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章應物為蘇州牧及還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嘗嗜詩序嗜  
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章房為詩酒也

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于上都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  
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乃公自中書舍人闕領二  
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  
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章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  
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  
非又可嗟矣章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疑  
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  
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  
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  
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抵命朝于古山闕春正月夕次  
朱方刺史繼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繼  
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渡為律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  
醒清聲向日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雖見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淵



州曰見明珠者方鄙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撲散為器真意在琴  
與衆樂高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  
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  
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感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  
者寧龔陶公負音空拍而已豈龔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相  
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加無非貽訓以有道  
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遜

大原元帥黃明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垣  
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  
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鏘八纛旆旌悠悠車轡嗶嗶之未出于北京戊  
戌次于橫野已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臨轅  
門於大荒漢陽精銳大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  
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虫九劍其五兵若執勳其六卒泚泚乎信可以  
情亨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饌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

懼

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壘之失辭太庖既盈醴酒有與胥樂  
周於卒垂屬屬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  
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  
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重委之勢全捨之則候望之路隔公  
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觀于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  
爰度匪遊匪追奉食無再舍之勤于數為一夕之衛不愆于素反旆  
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  
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脩備者武之善經  
於是乎置秋集以資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  
近利者茲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籜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  
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書由元賦講射訓駒若信義  
為國寶真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從其能其黃之數也  
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  
受北國晉囚云此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  
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僚人並六卿其行司馬之



法出禮見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  
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楊敬美禹斯年伴夫來世知三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食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  
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底天夏康居環水而國以  
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拱拱玉帛時聽教命  
外境之屬屬數萬里以譯言擊寶歲帥貢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  
廣州故實軍之事官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饌嘉樂好禮以同遠  
合疏軍有搞饋宴饗食勞旋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閉閣階序不  
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閣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  
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  
以脩戎政大宴饗食公樂從其曲曷生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  
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及庭廡下陬  
日未及脯則炎赫當且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食大軍旅  
其寓于外則儀形不備公於是於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

備之宴位化為東序夏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  
偶亭以展聲謠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  
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興是供問役焉取則蠻譯是徵問材焉取則  
隙字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  
成公命饗食于新堂幢牙昔壽縣金節析羽旆旗極旒咸旅于下鼓以鼗  
鼓金以鐸鏡之與鼓軍使肅上賓延群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舟裳  
芻衣胡夷延蠻蠻昨就列者千人以上鉤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  
牙之物沉泛醜盃之齊均飲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揲擊鼓吹  
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環觀于遠邇禮成樂備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  
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  
于往初筆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易用加此華元  
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  
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勤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  
相與來告且乞辭牢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邠寧節度使饗食軍記

李觀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收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  
乎廣漠聲凌乎四隣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  
上聞之何嘗不負宸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  
日而無哉於是仗鉞擗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朗寧之  
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勵不勳力之  
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漸未流東風  
始凌優柔逶迤被公軍容台裏奉詔親帥師滿胡乘虛君命未復  
不自議還雖闕分得額亦大有所不額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  
於鼓下曰舊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  
而愉所以觀軍實實師徒實舊典也遠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今辰  
諸軍雷轟石擊乎衆民轉乎氏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乃鳩  
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嚮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  
惠周升堂而澤溥其具之倫列於公之宇校師之士次于公之堂進  
猶風趨坐如垂毛旌旗蔽日刃戟交光公子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

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饋是日朗寧軍中無淫聲無亂言若金  
鼓在羽旌所以奮武之烈壯軍之容其餘管擊之歡絃索之繁固不  
合簡節諧雅音律二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群羌之長釋我俘歸我  
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復化為祥虜移為擒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  
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  
其膚解可以賜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解被之豈以擅以腥豈  
之哉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三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  
觀布衣來遊賓之廷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  
軍惡群小之目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  
益知之乃題曰朗寧節度饗軍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  
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其行具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  
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大者一人騎而牽者一人騎而駢者三人執  
羈勒立者一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



羈牧者一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一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炙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二十有九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立者戲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登者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林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二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二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二千旃車二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簪簪篋管鍤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書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其情之以爲非

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于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君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其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少自釋焉

祖疎圖記

王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其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耶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器初沉思想望搖首撼頰忽飲十餘杯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儀樽一壺觥卽醉而壘壘卽倍儀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琴瑟有笙簫有笙有箏有鼓而棘若鼓



手以合奏也列坐而自是帶盛服有持弄三事者有捧罍就飲者有馮  
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悅首而肅者有避席  
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也主人久視而問曰  
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夫國離群而容無慘恨何為妙且一疎之去乃  
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  
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  
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繁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一疎以置  
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殺豢民不副龍不復擾意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志  
代以自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  
像蓋上飛于天晦閣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  
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群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無有畫  
蛟龍六焉文素異鱗狀殊若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櫺薄楫若軼  
雲雨駕龍懼栖其上蟻蟻罔覺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神態凌逸

如護棟棟每飛雨度楹踪雲於空鱗鱗耀陰顧壁疑按志其側曰傳  
繇弗興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  
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  
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青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  
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昭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十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沉囊畫山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  
按仙記分靈洞二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  
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  
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桃木十萬本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擁舉欲動  
燦若奇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  
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儀儀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  
崑崙細露室宇霞縹緲轉雲霧五色雪冰肌頰服身衣裳皆負星月  
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月虹于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  
十二視其景况皆道造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



處有壇層級香玉水壇面俄起燼竈竈只舍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  
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拙意狀深遠  
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烟嵐草木如帶  
香氣馥得詳玩自覺骨稟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  
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塵土中視  
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  
未嘗至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  
深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  
書品者八十一人其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  
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  
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  
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詩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  
以爲賦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

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窮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  
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鏗於列代也始非子孫之  
所可存耳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  
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  
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臨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  
憤追述貽信後學其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  
三日泗水司空圖徐涕撰錄謹記之

王筠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王筠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  
者皆輸伏之故按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  
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  
冰陽冰生自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槩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  
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



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  
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  
常有寓意永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  
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為壘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  
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  
觀之未云問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水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  
請歸夜息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相晝照著疑  
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眎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  
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前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  
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穴各侵暴日夕攝芻坵裂玉  
筋欲折予以藝悞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宜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  
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  
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子掌握  
中今且猶不為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  
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

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嘗讀史知子成日也世人皆  
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實具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  
忽易相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糊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  
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至問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  
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  
跡具也不謬詞曰

斷琴志

舒元輿

斯字千年水生唐時水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  
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戲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斷  
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胤斬取朴成軀以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  
圓濁掃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璅及然授意之始放  
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  
知斲之數到耶琴之形化耶兩眉聳張若對古又雙池呀開若挹澄  
淳絕刃四額得色上面旁呀或惜其所以為沈生乃絃素絲七條其



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哀出雲鳳龍騰凌鷄  
哀鳥啼於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皆摧中見境在眼覺  
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  
立氣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有太古闊視區外乃知知音聲者終  
身為臃腫噫木纒滿數尺終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舍矣音天之  
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  
知其必鳴之稀以至嬰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  
明以聲耳目且感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感耶予於此見沈氏子  
之奇言也之運新也俱與神遇唯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為他者亂類  
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  
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燕端符即丞居為  
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  
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

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復獲羅步衣賜書三函  
他物一器出發視有五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  
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  
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蕭銳時高祖所賜于閭獻三帶其一  
也素錦袍一其襟被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  
一促制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俊觀  
虎驅羣駝者靴袴往來為鈎屬鏤刻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  
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桮不類全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長鞘刻  
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鞘者鏡二大觴一小觴一竿囊一柳  
盃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  
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綠綾袍  
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  
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辱勞苦信必感賞  
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  
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人來吾欲執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



公視此詔常泣曰吾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  
刺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  
物見其時之工志攻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  
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待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  
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是  
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承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  
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  
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備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枝者竹性  
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  
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  
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  
春若易以枝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  
里故闕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獲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

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  
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簞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  
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萃尊蒼會蔚有無竹之心焉  
居易惜其直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其本性猶存乃  
芟翳蒼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  
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  
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  
於草木猶取異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  
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  
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刺竹記 音果割也 出玉篇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闕邃幽聞  
以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絮外之操蔭陰座祛煩之態紫  
微郎高公嘗賦之固已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  
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疑暝色爲之早來陽春爲之減照四序



不正一庭常昏蚊蠅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快二年冬侍  
 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燕沉吟即  
 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  
 而葉環萃尊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  
 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管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  
 其有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  
 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烟疎可以漏宵月輝煇  
 可歌勁挺不回者爾其葆之既而艾前羽畢功繁無立盡去者存者  
 邪正乃分不決旬扶疎一林蔚蔚可見有清風澡慮之効曠日明  
 之機擅戀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  
 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文粹卷第七十七

乙卯三月廿日

文粹卷第七十八

箴議銘 摠四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箕

箴 大寶箴

丹宸箴六首

瑞箴

兵箴

太倉箴

獄箴

縣令箴

縣令箴

五箴

動靜箴

口箴

視聽箴

自箴

行己箴

暗室箴

三箴

冰壺戒

執秤戒

執鏡戒

守戒

敵戒

幾銘

門銘

二銘

枕銘

杖銘

擲銘

藏劍銘

座右銘

猩猩銘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並天下處王公之上  
 任士負其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



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身中歸罪於已  
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敬言而入蹊四時調其慘  
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  
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  
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身不知瑤其臺而墮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唯狂因念立其糟而地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易  
貴難得必易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化自後亡國  
之立曰潘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知而拒諫於已聞之夏后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女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漢  
高六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二彼此於宵臆捐好惡於心想衰棄而後加刑衆悅  
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  
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  
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

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繡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  
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  
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  
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  
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  
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履琴命詩一日  
二日忘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川哀歲六首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  
跡跡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扶自先聖偏荷寵光  
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鑑金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沍嘗著大明賦  
以譏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  
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  
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願

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及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守陰為貴光武至仁及友不忌無裨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多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揚皇慨然亦譏縹緗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鑿駱徐驅焉用千里歇後冷主亦能恭已罷求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推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鰲沉滙舉白浮鍾地教侈伏凌霄肖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昭安效得情燕蓋紅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於敬遵王度安必危危乃無遺慮亂臣倡蹶非可濖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作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殮斯可戒懼

手詔箴

上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李士章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密諸部肅清全昊化洽行春風澄坐肅眷言善政想歎在懷矧之宗明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傳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絃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患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衰曷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



妖至而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  
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斃旋非兵孰可動如決河  
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于義不本  
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眾不足恃勝不足保武  
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死曰我強莫予敢  
元惡忘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羸氏大潰武  
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眾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隨傳美止  
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秒忽壯直且順孰  
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大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大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  
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頃不廢江江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

寬猛處於中央象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黠馬  
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聳下或誇我  
秋毫必觀是人甘言將欲相聳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禽莫  
忘縛虎眾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在信  
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况乎九門崇  
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  
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  
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按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  
名由以生有餘不足名由以爭心為準繫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教  
爾職一迴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奈他  
粟豈奈他芻蕘苽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後夫千運萬塗梁黠為炭  
眊眊為爐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  
來讒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各橫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  
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貧、貧、此門先塞須防蒼  
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



多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可貴仁恕非矜寤東吏  
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最落率土蠢羣生賢愚  
中稟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任犯宜持以平或大或  
小時重時輕在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  
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  
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圓土累繫囚求食搖尾見吏  
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冬有所寒夏多隆  
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  
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老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云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  
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  
德宜在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欲不可縱貨不

可躓躓貨生焚火慾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蟻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  
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  
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怨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  
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異申同聲如山之重  
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士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  
嗑嗚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大寬則慢  
豈能行令太簡則踈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  
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  
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西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  
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具於初心其不至  
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子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  
嗚呼子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來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  
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啾啾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  
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  
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  
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  
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  
顧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  
無聞病其晦晦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半載德譽及恩尊矜汝文  
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  
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  
悔及其既寧終誓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  
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及往無而怨去無取嗤跡無露顯  
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謗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亦四海如家去劇  
勢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  
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極深林雖安虺蜴爾毒居不必野  
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泉勿矯乎節取乎



祿食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已甘若舍冰蘂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古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遠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其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喧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季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符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最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頰

人之其視而不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之其聽而不其聰故耳有時聾其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玉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砥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偽肯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其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砥砥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眾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砥鄭衛而已則知非聖取真不

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早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安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友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已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不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真生死利害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謹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頌人宜其暗室罔  
縱爾礼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監無外勿  
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且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  
者趙盾假寐矜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  
類蒼繩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  
以董葦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  
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出  
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鹿驢鼠二物似其事作  
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鹿賣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  
是日袍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鹿  
覺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

依倚甚善者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其無走欲與為戲  
外大見而喜且怒共殺入良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  
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狹憐然莫相知他日驢一噴虎  
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其無異能者每習其聲  
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則血狎湯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  
計之曰伎止此耳因跳跟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  
德聲之去也類有能回不出其伎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其馬  
非夫

某氏之鼠

永有其氏者畏日拘已心特甚以為已生滅直子鼠于神也因愛鼠不  
畜猫大林示僅勿擊日鼠倉廩亦有所采以恣鼠不問由是鼠能告皆不  
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元器極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  
鼠與鼠與人並行則竊劫盜鬪暴其狀不可言寢終不厭動歲某



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能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元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監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白葉之隱處身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水壺誡 井序

姚元崇

水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冷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涌玉潤此君子水壺之德也五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剖判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負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富比清貧天恩酌京龐恭致水席皮洗憤緼袍空裏誰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廉勤之節寒貧競之門水壺是對烟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誡 井序

姚元崇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夜月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備之

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惑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然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勸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誡 井序

姚元崇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切瞻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形是以野鹿覩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疑曉光能洞微飾以盤韋組匣以珠璣龍鏡池卧烏曉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羣



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  
務為德紛綸詭媚日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繫斷  
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  
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  
其柴援而外施陷窞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  
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  
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  
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為不足為而不為  
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  
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強者帶甲荷戈  
不知其多少其繇也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度孟  
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  
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

乎哉其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寇之  
於約非不魏然大矣然而卒為禽者公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  
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比日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  
有二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鄂范文為患厲之不  
舉國造怨子孟孫惡滅害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  
以危矧今之人曾不足思敵存而懼敵去而無慮備自為益為病  
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欲  
不戒匪愚伊老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觀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陽下為  
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為工  
方寸為爐周行不殆造物可侔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  
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燮贊財成繫然文明舒曰八極藏之無形山



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  
幾而作造形斯悟蘧生可卷頰子殆庶物知至至節宜好惡無愆五  
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  
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明銘

盧全

貧殘女姦醜狡佞訐復身之入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孽  
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  
其交其難敢告于明

二銘并序

羅衮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  
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  
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歆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貴以當之

節銘

書全

人之有髮今日且思理有身今日有心乎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苟  
好是則利不在鋒鋦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之  
鋼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作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于處雖然其間似有未盡  
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感感聞  
譽易欣欣自頤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  
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隣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  
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隨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



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助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存孫

猩猩銘并序

裴炎

麗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援形人面頰空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敬獻其肉食之窮年無獸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所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為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亨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能未肯

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筍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各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愛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爾見人而似之豈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弱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驕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糝食糝致禍飾辭說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舍嗔乎子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越世利溷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為座右其銘曰

爾形惟援 爾面惟人 言不忝面 智不踰身  
惟陰佐漢 李斯相秦 曷若箕山 以全吾員



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一摠八首

吳興姚

鉉

謝政

上姚令公書

答張九齡書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上宰相書

賀崔相國書

論事於宰相書

上崔相公書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正廟堂運天下者父  
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  
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備用九  
力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  
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  
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莫有義軒之  
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與舉朝之眾傾心前殿未盡  
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



而果之用本非無知人之臨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與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深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明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永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能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遂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實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里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取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謀選衆之舉息彼訛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河漢不自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光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

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焉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在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版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惧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且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所矣之舉非言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劬奮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揚橋之或用及解孤之可為而悠之徒未足矜察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願在隱隱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荅江西刑政論  
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惧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剛改  
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有慙去年又  
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  
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進而論  
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  
亂而感哀樂目哀樂而為詠歌目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  
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  
矣至於屈宋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楊馬已  
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  
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  
人賦以諷上讀之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  
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  
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  
宋唱之西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

淫麗之體一苟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說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  
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  
是一技耳當時尹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  
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  
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  
三代之風乎惜也繫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  
道盡聖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  
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  
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  
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  
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  
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  
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原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平州防禦使陸長原謹奉



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言且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况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群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政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情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變惡而昏其

識以狂為直被觥為圓除改出於門庭當言則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隲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與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厭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復冷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與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善書罪躬之書憲官須孜孜屢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沉默弘寬者為之善其轉適禁圓擊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位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關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祚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檢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之儲豈計漫易於豐賤之日危為於凶荒之際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入文帳空



存倉廩不實是白賞罰之典曠女效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  
某之州名減一萬兵以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僅四氣或爽一  
歲無年實恐投效有虞為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言千  
則其亦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堯皇之時  
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百畿稍理而擇  
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敕符皆云刺史縣令以  
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沉淪於草莽  
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  
親唐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其傳之將  
營期商復河外之城振旅遑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兀夫也敗也  
乘勝之師謝文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特而無其人哉在  
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房  
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  
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某齒髮尚衰志力猶在  
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

而得仁某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  
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  
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觀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  
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張變化  
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  
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既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  
顧宜逃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配帝載良平以謨明  
贊王業至晉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邢吉知大體斯皆章音可言者也  
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  
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  
下則陶青劉夷各其程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  
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  
有時無功可不謂之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復



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六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  
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文人踐而行  
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  
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  
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  
女媧亦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  
之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怒以為猶可以  
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  
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  
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具慎又不能  
顯辯其事乃取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怒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  
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  
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

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  
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自奉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  
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造其心所為邪者終  
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  
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上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如苟安於位  
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一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  
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  
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  
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蕡

當今帝堯在上首夔龍為相大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鷄狼子是  
且傲福者畢歸加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眾人之唯唯思有以  
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阻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語其或關衡石輕  
重非先書道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  
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



屬國元璋新夷秦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經文自房梁公姚梁公  
宋開府致太宗之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等者獨相公是以聞  
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  
有鐵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  
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  
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  
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豈  
可厚誣多士謂無二可與言房宋故事者耶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  
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及三人諫臣五人  
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執於窮閭隘巷者七十  
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  
為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  
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  
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  
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魏魏湯湯之績乎抑其

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平  
準者耶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耶若軻者雖  
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為章句小說  
極枯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江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  
之為書故北居廬山亦嘗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  
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  
謹獻所宜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謹  
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司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  
虛其腹如未馱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裹誠者  
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  
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闕天下利病苟無一詞開天下善否  
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  
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耶某自惟駑庸第書或得侍坐於



紳長者自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  
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耶自開元  
數十歲至于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  
六耶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耶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  
之時而不能為之者耶某嘗試言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齊其不  
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  
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  
事為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  
尹取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  
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  
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  
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概  
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元職修舊法百官各  
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

下權歸於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  
宋之為相也以彌綸為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  
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雜純  
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迄童仕  
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鈺鼓目不識白華故玄宗無為恭事玄默而  
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  
異所以沃天心而福眾庶也某和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  
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  
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  
其跡必至其所至俾俊乂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  
為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賞而  
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  
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  
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致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  
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老



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為房間永巷比宮貞伯子之能  
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之重重重重重不謂無恩矣脫或天  
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恩  
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遇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者而  
不可拔矣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議  
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  
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  
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為夫以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  
以天下為言孰非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譽德則功  
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憂慮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  
故姚宗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所開誰一與長閑此其  
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關  
於目而可賞於口非譽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  
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  
於亭障者實以朔方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涇已來惟朔方多軍功

內道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  
過也此者女嫖回東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膚非紅粟腐帛不及於  
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車十上  
帝閭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刀垂頸祝禱禱死貴為節制猶無膠若  
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鬪耶今鈞怨者既逐新恩  
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行以廟筭決勝授成策於  
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  
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知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  
方車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擊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  
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殺之餘遠鄉里別  
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  
必無益討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其謂相公未得高枕  
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  
遺事於天下也豈豈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  
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其所以首



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青問  
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有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  
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耶  
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華閣相因  
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  
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文粹卷第七十九

乙卯三月廿一日



書